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清人笔记条辨（一）

张舜徽
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清人笔记条辨

(一)

张舜徽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人笔记条辨/张舜徽著 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
2001.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 5 辑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 - 5382 - 5930 - 9

I . 清… II . 张… III . 杂著 - 中国 - 清代 IV . Z429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0060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
总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俞晓群 李忠孝
美术编辑	吴光前
封面设计	郑在勇
责任校对	李守勤
出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)
发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次	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3.125
字数	297 千字 插页 2
印数	1—3 000 册
定价	16.00 元 (共二册)

本书说明

根据作者自传，本书“乃继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刊行之后，又一部总结清代学术成就的写作。取清人笔记中有学术价值者百部，分条订正其谬误，或引申其精义”。书中主旨，所附李学勤先生的《读〈清人笔记条辨〉札记》已经作了很好的提要钩玄。这里我想再补充两点。一是本书系作者的老成之作，在此之前，他已完成了自《广校雠略》到《说文解字约注》等一系列著作，对于校雠目录与音韵训诂问题已有通盘把握，以此来评骘清人的有关观点，所言往往是深思熟虑的定见，足资治文献学和小学的学者参考。二是作者在写作中，一本实事求是的古训，是力图祛成见而求准确的。最显著而又有趣的例子，是作者看到李慈铭在《越缦堂日记》中丑诋湘学时，不禁义愤填膺，痛斥其说：

李氏论涉并世儒林，轻蔑湘学至力。目王湘绮为江湖唇吻之士，又谓何子贞久享时名，实无真诣，较王子寿为劣。及读郭筠仙《礼记质疑》，则总论之曰：“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。”按此等轻妄之言，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。……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，吹毛索瘢，睥睨当世，加以年逾五十，而犹困于场屋。以愤懣发为言谈，无往而非讥斥矣。考其生平持论，大抵依附乾、嘉诸儒，不敢越尺寸，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学，本与江浙异趣，大率以义理植其体，以经济明其用，使以李氏厕诸其间，祗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。孰为重轻，不待智者而自知。乃自困于寻行数墨之役而不见天地之大，遂谓湖南人不知学问，其褊狭亦已甚矣。

辞色严厉，几近以李氏之道还治李氏之身。但一则即便李氏不足厕身于湘学诸贤之间，也并不碍其对湘学有所批评；二则作者早年自序《扬州学记》，尝言“考论清代学术，以为吴学最专，徽学最精，扬州之学最通”，而湘学不与焉。盖湘学固自有特色。然亦未足与江浙之学比肩。仅读上引之言，作者难免有为乡人争胜之嫌。但在黄本骥《痴学》条下，我们又看到作者对湘学的反思：

经史之学，黄氏所得至浅；论及诗文，尤多偏见。生乾、嘉诸儒之后，未能读戴、王、孔、江诸家书，乃亦侈谈韵学，思自出己见，别为部类，益见其心勤而事左。末二卷尤无论古之识，徒袭昔人尊闻卫道之陈言耳。观于是编，而知湘学之不竟，有自来矣。余昔览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，见其中有“总之湖南人不知学问也”一语，窃深耻之，且痛诋李氏之妄，今乃始悟李氏实有所见而云然，不容吾辈为乡曲讳也。偶忆《朱子文集·与曹晋叔书》中有云：“岳麓学者渐多，其间亦有气质醇粹、志趣确实者，只是未知向方，往往骋空言而远实课。”朱子此言，切中湘学病根，盖自宋以来已然。有清一代征实之学，如日中天；而湖湘先正，无以媲美吴、皖，不足深怪。

既不为乡人乡学讳，亦不为自己的偏差之言讳，而是正视事实，尊重学术，出之以诚心，述之以公心。此所以作者的学术史著作见重士林，经年不衰，又非徒以功力湛深、见闻博洽而有以致之者也。

傅杰
一九九九年七月

自序

余既刊布《清人文集别录》之明年，友朋相续来书，谓清人文集之利弊得失，此书已总结之矣。如能推其法以及清人笔记，则为用益弘，相与怂恿而敦促之。余时方注《说文》，未暇及此也。迁延至今，遂逾十载。顷以长夏多暇，发箧取平生涉览清人笔记时所作日札，稍加温绎，择其义之可采者，分条件系，加以考辨，亦有综述而论列之者，总名之曰《清人笔记条辨》。收书百家，厘为十卷，略依时世先后而次第之。

清人笔记，本不及文集之多。余平生所寓目者，仅三百馀家耳。若无别择去取，则榛芜不翦，靡所取材。乾、嘉诸儒，学尚征实。一生心得，皆荟萃于著述之中，故江、戴、段、王，皆无笔记。其他文人学士之作，虽可汗牛，然而纷起竞兴，其流又广：有专载朝章礼制者，如王夫之《识小录》之类是也；有但记掌故旧闻者，如昭梿《啸亭杂录》之类是也；有讲求身心修养者，如魏禧《日录》之类是也；有阐扬男女德行者，如吴德旋《初月楼闻见录》之类是也；有谈说狐怪者，如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之类是也；有称述因果者，如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之类是也；有录奇闻异事者，如焦循《忆书》之类是也；有纪诗歌倡和者，如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、《定香亭笔记》之类是也；有载国恩家庆者，如潘世恩《退补斋笔记》之类是也；有记读书日程者，如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之类是也；有叙友朋酬酢者，如金武祥《粟香随笔》之类是也。如斯之流，皆屏不取。

清人笔记中，复多经术湛深、考证邃密者，若李惇《群经识小》、邵晋涵《南江札记》、陈鳣《简庄疏记》、严元照《娱亲雅言》、郑献甫《愚一录》、邹汉勋《读书偶识》之类，其书甚广，余将为《群经汇解》以总会之。

亦有博涉子史、校勘精审者，若卢文弨《群书拾补》、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、姚范《援鹑堂笔记》、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、张文虎《舒艺室随笔》、孙诒让《札逐》之类，述造亦繁，余将为《群书集校》以综录之。斯并学涉专门，宜有专书以集其成，今亦不取与百家笔记并列焉。

今兹所采百家笔记之言，有辨章学术者，有考论经籍者，有证说名物制度者，有订正文字音义者，有品定文艺高下者，有阐述养生方术者，得失互见，多可商榷。窃不自量，从而平亭是非。凡遇精义美言，则为之引申发明；或值谬说曲解，则为之考定驳正。自知浅陋，无补前修。聊录所闻，以资学者参稽云尔。

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张舜徽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五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出到现在，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。很遗憾，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，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。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“保留书目”的必要的认识。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：

“……保留书目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，是头等重要的事；没有保留书目，就不能有文化积累。如果我们出一本书，‘扔’一本书，那么，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。所谓‘扔’，主要是‘四人帮’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。‘赶形势’，出了书就过时，积累不下来，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，统统否定。另外还有几种情况，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；二是内容还不完善，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、研究者、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，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，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，那就等于‘扔’了；三是质量虽不错，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，让它自生自灭，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，这也等于‘扔’掉。无论哪一种情况，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。”

现在当然情移势转，所谓“四人帮”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但是新形势下的“扔”，

依然存在。我们集合三五君子，成就这么一套丛书，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：出不“扔”的书。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，切望博雅君子，时时不吝教我。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编辑部
二〇〇〇年底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自序

卷一

日知录三十二卷 日知录之馀四卷 范中随笔三

卷 顾炎武 / 1

潜邱劄记六卷 阎若璩 / 6

霜红龛笔记三卷 补遗一卷 傅山 / 10

蒿庵闲话二卷 张尔岐 / 14

钝吟杂录十卷 冯班 / 16

广阳杂记五卷 刘献廷 / 20

湛园札记四卷 姜宸英 / 25

居易录三十四卷 池北偶谈二十六卷 香祖笔记

十二卷 古夫于亭杂录 六卷 分甘馀话 四卷

王士桢 / 27

渌水亭杂识四卷 纳兰性德 / 35

经义杂记三十卷 藏琳 / 37

卷二

螺江日记八卷 续编四卷 张文釐 / 43

畏垒笔记四卷 徐昂发 / 47

柳南随笔六卷 续笔四卷 王应奎 / 50

- 漱华随笔四卷 严有禧 / 53
韩门缀学五卷续编一卷 汪师韩 / 55
樵香小记二卷 何秀 / 61
随园随笔二十八卷 袁枚 / 65
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三卷 卢文弨 / 69
松崖笔记三卷九曜斋笔记三卷 惠栋 / 73
三冬识馀二卷 刘希向 / 76

卷三

- 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馀录三卷竹汀日记钞三
卷 钱大昕 / 80
蛾术编八十二卷 王鸣盛 / 89
簪曝杂记六卷 赵翼 / 95
惜抱轩笔记八卷 姚鼐 / 96
丑斋璫录十卷剿说四卷 李调元 / 100
读书脞录七卷续编四卷 孙志祖 / 105
袖堂笔谈四卷续笔谈三卷 盛百二 / 107
信摭乙卯劄记丙辰劄记知非日札阅书隨劄不
分卷 章学诚 / 112
岭云轩琐记四卷琐记续选四卷 李咸 / 118
札朴十卷 桂馥 / 123

卷四

- 寄傲轩读书隨筆十卷續筆六卷三筆六卷寒夜
丛談三卷 沈赤然 / 130

- 四寸学六卷 张云璈 / 138
晓读书斋初录二卷二录二卷三录二卷四录二
卷北江诗话六卷 洪亮吉 / 140
炳烛编四卷 李赓芸 / 146
瞥记七卷庭立记闻四卷 梁玉绳 / 149
秋槎杂记内外篇 刘履恂 / 152
订讹杂录十卷 胡鸣玉 / 155
茶馀客话二十二卷 阮葵生 / 158
履园丛话二十四卷 钱泳 / 161
拜经日记十二卷 岐庸 / 163

卷五

- 汝麋玉屑十五卷 王漠 / 170
蠡勺编四十卷 凌杨藻 / 172
遯翁随笔二卷 祁骏佳 / 178
退馀丛话二卷 鲍倚云 / 183
聚星札记一卷 尚鑑 / 186
晒书堂笔记二卷笔录六卷 郝懿行 / 188
易馀籥录二十卷 焦循 / 193
读书小记二卷 焦廷琥 / 201
蕙樓杂记不分卷 严元照 / 202
郑堂读书记七十一卷郑堂札记五卷 周中
孚 / 205

卷六

- 双砚斋笔记六卷 邓廷桢 / 212
竹叶亭杂记八卷 姚元之 / 215
过庭录十六卷 宋翔凤 / 218
朴学斋笔记八卷 盛大士 / 221
合肥学舍札记十二卷 陆继格 / 225
读书丛录二十四卷 洪颐煊 / 227
退庵随笔二十卷 归田琐记八卷 浪迹丛谈十一
卷续谈八卷 梁章钜 / 229
寸阴丛录四卷 识小录八卷 姚莹 / 232
铜熨斗斋随笔八卷 交翠轩笔记四卷 瑟榭丛谈
二卷 沈涛 / 237
重论文斋笔录十二卷 王端履 / 241

卷七

- 读书偶记八卷 赵绍祖 / 244
痴学八卷 黄本骥 / 246
音匏随笔一卷 曹林坚 / 249
冷庐杂识八卷 陆以湉 / 251
愈愚录六卷 刘宝楠 / 256
砚鞋绪录十六卷 林昌彝 / 259
悔翁笔记六卷 汪士铎 / 261
萝藦亭札记八卷 乔松年 / 263
思益堂日札十卷 周寿昌 / 267
南滑榦语八卷 蒋超伯 / 269

卷八

- 吾庐笔谈八卷 李佐贤 / 275
桥西杂记不分卷 叶名澧 / 276
蛾术编二卷 莫友芝说一卷 王筠 / 280
怀小编二十卷 沈濂 / 287
烟屿楼读书志十六卷 烟屿楼笔记八卷 徐时栋 / 291
曝书杂记三卷 钱泰吉 / 294
两般秋雨盦随笔八卷 梁绍壬 / 298
爻山笔话十四卷 苏时学 / 303
湖楼笔谈七卷 春在堂随笔八卷 九九销夏录十四卷 俞樾 / 309
十二砚斋随录四卷 江鑒 / 314

卷九

- 东塾读书记十六卷 陈澧 / 317
睡餘偶笔二卷 雷浚 / 325
霞外攜肩十卷 平步青 / 328
湘绮楼日记三十二册 王闿运 / 333
越縵堂日记六十四册 李慈铭 / 338
桐城吴先生日记十六卷 吴汝纶 / 345
复堂日记八卷 补录二卷 续录一卷 谭献 / 349
洞于日记十四册 张佩纶 / 353
无邪堂答问五卷 朱一新 / 356

云自在龛随笔四卷 缪荃孙 / 358

卷十

围炉琐忆一卷藤阴客贅一卷稗贩杂录四卷课

餘偶录四卷课餘续录五卷 谢章铤 / 362

师伏堂笔记三卷 皮锡瑞 / 365

蒿盦随笔四卷蒿叟随笔五卷 冯煦 / 369

纯常子枝语四十卷 文廷式 / 373

媿生丛录二卷 李详 / 381

石菊影庐笔识二卷 谭嗣同 / 389

日南随笔八卷 沈家本 / 391

慎宜轩笔记十卷 姚永概 / 394

荷香馆琐言二卷 丁国钧 / 396

苌楚斋五笔五十卷 刘声木 / 400

附录

读《清人笔记条辨》札记 李学勤 / 403

卷一

日知录三十二卷道光中黄氏集释本
日知录之餘四卷邹氏刻本菰中随笔三卷敬跻堂丛书本

昆山顾炎武撰。炎武字宁人，学者称亭林先生。

《日知录》初刻本仅八卷，乃康熙九年亭林五十八岁时刻于淮上。亭林卒后十三年为康熙三十四年，其弟子潘耒始刻三十二卷本于福州，顾亦非其全豹也。考亭林晚年与人论学，言及《日知录》，但云三十余卷，而未尝实指卷之确数。潘氏所刻，虑犹非绝笔之真。后人所刊《日知录之餘》四卷，盖即其眷稿无疑。亭林于是书自负甚高，而未敢大胆公之当世。既曰：“自信其书之必传，而未敢以示人。”（《与杨雪臣》）又曰：“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，而未敢为今人道也。向时所传刻本，乃其绪余。”（《与人书二十五》）又曰：“平生之志与业，皆在其中。惟多写数本，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，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取。”（《与友人论门人书》）盖是书原本触犯时忌之处甚多，亭林不欲全帙刊行，自有难言之隐矣。潘耒理董亭林遗著时，鉴于清初湖州庄氏史狱之惨，其兄桂章实罹斯祸。惊弓之鸟，惴怖可知。故所刻《日知录》，势不得不有所删改，亦所以全躯远害耳。今刻本卷六《素夷狄行乎夷狄》一条有目无文，其明征也。近人黄侃曾用雍正时旧钞本校勘刻本，则此条全文

三百五十七字，小注四十一字，粲然具在。亦有长篇文字全被刻本刊落者，如卷二十八《对襟衣》条下《左衽》条上，钞本有《胡服》一目，存文六节，千三百四字，小注九十八字。今通行之黄汝成《集释》本乃并标题亦不见于目录。其他钞本与刻本文字小有异同，以及钞本每篇多一二节，每节多数十百字者，更不可胜数矣。

潘耒为是书撰序，称亭林治学之要，有云：“九经、诸史，略能背诵。尤留心当世之故，实录、奏报，手自钞节；经世要务，一一讲求。”是固以读有用之书为有用之学推尊亭林矣。抑是书卷七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条，极言宋、明以来理学家空言心性之弊，谓其通病在于“不习六艺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综当代之务”。据此以推亭林之所以自励者，必不外于“习六艺之文，考百王之典，综当代之务”，固昭昭明甚。亭林尝自言是书“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”（见《与人书二十五》）。今略加厘析，则上篇经术，固“习六艺之文”之事也；中篇治道，则“考百王之典，综当代之务”之事也；下篇博闻，乃三者之总汇也。然则亭林之学，要不外于习六艺、考百王、综当代而已矣。

桐城钱澄之与亭林生同时而相友。尝谓亭林“详于事而疏于理，精于史而忽于经”（见《田间文集》卷四《与徐公肃司成书》）。清末曾钊亦言亭林“以经世自命，故长于史。至于说经，则韵学最深，其他训诂，或尚有未精考者”（见《面城楼集钞》卷二《日知录跋》）。两家学有根柢，所言皆不诬。然吾人今日回顾明、清之际，士子皆为《四书五经大全》所桎梏，眼孔极小，固执异常。亭林不惜大声急呼以激起一世之人，力主博综旧义以破执一不化之见。并昌言“八股行而古学弃，《大全》出而经说亡”。俾治经者不复为《四书五经大全》所囿，其摧陷廓清之功，固不可泯。使无亭林披荆辟道于前，实亦无由以臻后来乾、嘉经学之盛。故在今日校论亭林经学所诣，又必自此大处观之。